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七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五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並南史有傳

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

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黄門侍郎及魏軍圍荆州政在外見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鎻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閑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

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寛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採魏

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禀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

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欵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為

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
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
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
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
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
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諍訟
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
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位

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

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𡚁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

没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

證理茍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獘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

闕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

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澆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茍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大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謗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謗前後所奏頒示

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邵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汚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録附市籍仍撤毁舊店竝令逺道限以時日時逄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别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竝令依舊

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夷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判内史舍人次大體大鈞並位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御史宏七歳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甞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

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遥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為公歴利邛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

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

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

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

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初周

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

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

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為

許州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名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瘂又聾嫁之不售嘗樵菜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

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於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内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

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𤣥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為黄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内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為户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滎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内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内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

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闗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匈匈非悉反也但収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渤海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震

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
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
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
與文帝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
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
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舉非僕
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
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蕭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為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名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

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
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
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
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
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悚遼東之役為東
暆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
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

仕周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為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儁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

此相滅今將此来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歳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慴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来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

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即

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
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
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
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
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
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
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

掾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
轉鄭令平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
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
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
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禀成算非專已能留從事同
功勞須等於是留守竝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
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
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

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頗聞而歎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

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嬿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

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䟽諫曰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闗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内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勑有司與之

築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右
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
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
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據案坐立素於庭前
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
以中之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
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絶之曰竊
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

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資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竝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廵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氊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廵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

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彧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為内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毁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録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

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

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闇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

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冑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冑斷獄以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闓滑

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毁骨立事母以孝
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
鄉侯周文引為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
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為勲曹中大夫隋文
帝為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
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
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
取陳策上善之以為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

襄子楷嗣位開府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支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栭梲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滎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强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

乎

北史卷七十七

北史卷七十七考證

李諤傳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之志隋書作多矣

鮑宏傳時有尉義臣者○事見隋史楊義臣傳本姓尉遲氏

榮毗傳為渤海所殺○渤海隋史作反者

梁毗傳遂希旨陷之極刑○旨監本訛皆今改從隋書

柳彧傳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隋書作平

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候南本作侯

趙綽傳二子方元襲○方元襲隋書作元方元襲

北史卷七十七考證

北史卷七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

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

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禄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禄大夫

張奫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沉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

弇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㠯密引陳寇㑹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弇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弇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弇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

無外也後賜綠沉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
江表别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
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
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龕衆獨全帝善之仁
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
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
修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

以獻沒為官户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闕五字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

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餧解手以給其飡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敘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於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

無莅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療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

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
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
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
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
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鉅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
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
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
侯謚曰剛子傑嗣金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

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思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

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

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馬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賔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名與語大悦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寳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

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宮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鸇之逐烏雀孟才為將軍領江淮衆數千人期以營將

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内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輙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胄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隋文帝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

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録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

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於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

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

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悦遣賜以珍物進光禄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爲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鋭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

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畧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為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為變拜緒晉

絳二州刺史未出闕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
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禄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
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
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
拜金紫光禄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
左屯衛大將軍指盜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禄
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
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朱燮僅以身

免於陣斬其僞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

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
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
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
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
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
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
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
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虎宗世

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鎻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

士憎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

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惡俱羅不安處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巂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

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絶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斬東都

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蘷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還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渤海

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宮聞而名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李康賓建德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者數十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柔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

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廹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於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

拜武貢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霧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

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梁都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

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哀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仕周為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為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

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
尋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
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
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
廻避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
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
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
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

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秖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

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為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奫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懷恩舊臨難忘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

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
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惏而亡鮮
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萑蒲不翦遂嬰罪戮
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
身勍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
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
謂不苟同矣

北史卷七十八

北史卷七十八考證

張定和傳妻不與○隋書作妻靳固不與

張奫傳河東武城人也○隋書自云清河人也

周時鄉人郭子𡸁密引陳冠○𡸁隋書作翼

麥鐵杖傳誠而釋之闕五字○隋書亦無此五字故不可考

光字總持○隋書沈光自為傳

父居道○居隋書作君

光獨跅弛○弛隋書作㢮

權武傳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監本缺復字今從南本增入

魚俱羅傳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鍾隋書作鍾

陳陵傳祖碩以漁釣自給○釣監本訛鈎今改正

父峴少驍勇○少監本訛必今改正

北史卷七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

北史卷七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十七

宇文述 雲定興 趙行樞 述子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佲與敦曾祖長壽祖孤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

伯述少驍鋭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大冡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總萬機召為左宫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破迥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

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禽而蕭瓛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

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
多賫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
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
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
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
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
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
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

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輙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秣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

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宫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頒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宫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

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

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

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渌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名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

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宫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能降臨帝遣司宫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户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宫人百寮諫乃

止及甍帝為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黄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炫燿時人定興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内宿衛必當耳冷

述曰然乃製袚頭巾令深栢耳人又學之名為許公栢勢述大悦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竝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竝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竝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

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為佳述奏茲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弾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

遜多所淩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竝賜述為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羇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

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䖍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䖍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正西安得無此慮䖍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䖍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

相招誘又轉告内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交言無廻避於坐中輙論叛計竝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勲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圖叛劫十二衞兵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因行大事此

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為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醖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總

名故人諭以所為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徳戡於東城内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偽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絶帝以為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刼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徳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

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為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

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宫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宫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宫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十兩竝載宫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

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

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
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
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
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
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
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
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彊來立
我今所向無成負弒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

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為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內諸賊遣士及狗濟北徵求餉餽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

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闘鷄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為隠而不忿之纎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

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輙救免之由是頗相
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
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
其凶悖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
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右僕射領十
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
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

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内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内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黨孟景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温國公加光禄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

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為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遊獵至於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内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

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宫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於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禄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

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虵男尋以隋朝弑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褥徙居新豐頹褥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犲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

敷奏明習法律而儛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駮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顔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宫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内懐徼倖早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賊盜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

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世充募江郡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栅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

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己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為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

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為祕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於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

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名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弑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

為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内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

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為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為内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

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充欲乘其弊而擊
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
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
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
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
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
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
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

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都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景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於海南至於江悉來歸附世充

又令韋節諷侗拜已為太尉置署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

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款世充窘廹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讐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帝為丞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遷車騎將軍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竝起為盜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

為段姚後用鄃令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龎玉武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進據北芒來薄

上春門達與判戸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沒於密及帝崩於江都達與文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陰告世充達為之内應及事發廹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徳於達既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沒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顔取悦君所謂可亦曰可焉

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卭明之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折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釁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為戎首親行鴆毒竟而虵豕醜類繼踵誅夷梟獍兇魁相尋葅戮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為人

臣者可無殷鑒哉

北史卷七十九

北史卷七十九考證

宇文述傳尉遲迥作亂○隋書亂字下有相州二字

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玉監本訛王今改正

化及糧盡度永濟渠○永監本訛水今改從隋書

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檻監本訛轞今改從南本

王世充傳因姓王氏○王監本訛玉今改正

北史卷七十九考證